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敳璋編校

序

諸子省過錄序

歲己丑觀潮之日猶子枚直會於黃山乾初道人自泥橋疾走二十里視之諸子驩相迎謟我以盟書又次第陳日史於前直會廉日史所犯之多寡輕重而差其罰日史元欺己之言司罰元阿衆之筆諸子賢乎哉乾初道人作而嘆曰嘻乎此吾向者山陰先生之教也予小子不克舉行而諸子能力

行之吾深自媿顧余緩不肖不能推行先生之志而二三子能行吾之所不能行先生其爲未死乎吾與有榮施焉又深自喜遂進諸子問之曰自大辛始事以來幾何會矣諸子自驗諸發慮之時臨事之際果有以異于未始會之前乎抑尚未有異也果有異也則斯會誠不可已若猶未也則雖日有史也史而已矣月有會也會而已矣會有罰也罰而已矣於諸子何益夫學者氣質之偏要各不同有餘不足將皆必有對治之方焉辟毉者之發藥必察其脈之虛熱實證之寒熱及諸經受病之不同與所治標本緩急先後之宜而後定方

藥焉故其病之淺者一匕而遂起其深者大數劑數十劑而藥若藥而不能已病則是藥不對證也不然則證雖真方雖良而藥非道地不㝵力者也不然則調理之失節者也諸子苟未施對證之藥而汎汎焉惟過之省省過而過滋多猶病者能自言其病曰吾之病脾吾之病肺彼非不知病之審也然而不愈則未嘗有治之之藥也故藥而不對證與不藥同知病矣而不能求良醫以治之與不知病同知治之法矣而不能節飲食慎起居以養之與治非法同吾習于諸子最深諸子之善不勝書請言其不善而諸子自治之石丈之失柔

大卒之失浮欲爾之惰有瘳矣未嚴容（元本作虛心）也二雅不能達涉獨未離乎庸爰立好善而自是（元本作爰立不毅）潮生不弘槎先不諒諸于所日省之過偶感之疾也凡吾所言者養成之病也偶感之疾勿藥而自愈養成之病不治將日深盖偶感者一時若有大苦而終不能為人之患養成者久若與之相安而其後有不可拯救之憂可弗亟治與柔者治之以勇浮者治之以靜未嚴容者治之以嚴容（元本作未虛心者治之以謙）不達者治之以達以卓然之行治庸以欿然之心治自是（元本作以毅治不毅）以弘治不弘以諒治不諒所謂對治者非耶其或吾知之未

盡與吾言之未當者諸子自察之而自攻之盖吾之有過吾
即不自舉同志能交舉之同志即不及舉天下之人皆能舉
之顧即使同志一不知天下後世之人終莫我知而吾心不
欺遂可晏然以未善為已善有過為无過乎故古之君子不
畏衆而畏獨有以也以諸子之孜孜好善而又能勇于克己
以各去其所偏進于道也不難矣但諸子能省過而或未審
過之所從生猶病者能知病而或未察病之所從起盖人之
元氣固則百邪无繇入也學者之天理全則百過无從生也
故百病皆蘖乎虚而百過皆蘖乎私吾故嘗曰君子之慎獨

公私而已矣所謂未發之中者无私而已矣公私即是格致工夫无私便是誠正氣象公私之盡至于无私天下之能事畢矣治平只是位育只是矣諸子豈有意乎儻諸子真能絕塵而行予雖至駑亦願追騏驥之足而勉施鞭策焉既與諸子言之遂書于冊以質諸前輩之與聞乎斯道者

駁潘逸民省過辭附

己丑八月乾初道人既為龍山諸子叙省過錄辛卯臈月武林潘逸民過訪偶出示之逸民荅以省過解其言汪洋如灝海之波漂激萬狀使蘇張遇之猶失其辯何陳子之

足云乎壬辰元旦兒子巽起大𣅀乾初亦隨之起盥漱畢
拜天畢雞尚未號陳子危坐巽侍相對无一語久之巽徐
理前說謂昔潘先生駁對治之非可以過治不及不及治
過乎其言似有理然則大人之說非耶陳子默不應又問
曰吾最不喜與人辨兒自思之而終若不能釋然也陳子
曰汝不讀論語乎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雖以
過治不及以不及治過大𡖖爲不可洪範曰高明柔克沈
潛剛克丹書曰不强則枉朱子解之曰强者以力自矯之
謂若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于枉而已古人韋弦之佩

皆此意也翼請書之以示諸子

卧草序

癸巳閏六月亢旱不雨將有太歲之憂或曰非閏也陳子畏熱不出門常于于晝卧起則危坐而哦時或廢事其鄰子過而悅之曰愉乎康哉子有道耶奚脩而至此陳子曰嘻吾惟无道以至此也夫晝卧則犢惰之甚也起而又廢事焉則是曾未嘗起也終日卧而已以終日卧爲有道則夫今之耕夫終日力作至髮枯背拆而不知病者反无道者耶吾方欲問道于耕夫而子顧問道于卧夫不已悖乎夫詩文於道末埶耳是无大异于博奕之事也今人以博奕廢事則羣非之以

詩文則譽之豈㝵爲知類者與故惟有道者爲能俗不廢文
文不廢俗俗廢文者是溺于俗者也文廢俗者是溺于文者
也二者交譏嘻吾惟无道㠯至此也吾知過矣

會永安湖樓序

庚子之冬同人董穉升許欲爾諸子舉書社于東𨼆所謂書社非書社也將以佐貧乏之急而姑託始焉確稍變其說分書社之乏之半舉義社于龍山之北蕞浛雖不同亦猶書社之志矣惟其名分而實合故每集則兩社之乏迭為賓主山中之故事然也今年四月十六日錢雲士值主書社先十日待于湖樓即所謂蒼山樓者也樓在錢墓之旁居兩湖之最勝主人約同志畢先期至會惟確與二許子十二晚已至時方葺樓塗工未畢役人之趾相錯主人且督役且與客言

道无息容无廢事十四而塗工畢十五而客咸會十七始罷

太凡前後集三郡九邑之友共三十有二人先是樓前有堂

主人移之西偏以盡樓胃而甃堂基為廣臺臺𠃊待月登覽益

快萬松繞其後兩湖鑑其前浙潮擁雪于雙峯之中越山獻

晴于千里之外眞壯觀也客或放舟或携杖或徧覽大海或

徧登高嶺或不避烈日而當飲忘歸或不舍明月而子夜尖

寐或老更好學手不停書朱子凡鄭休仲或病益自奮輟食謀事主人

或馳論不止或忞嘿沈覃思是集也惟主人與沈德甫先生

拳拳以學之不講為憂其嘉惠同人甚厚張白方則云學固

不可不講要以力行為貴毋徒為口耳之學可也惟確與張
考夫之意大然蓋尼山之憂講學非憂講學也正為脩德計
為遷改計耳如欲脩其仁義忠信之德則必有仁義忠信之
學故不容不講講明後便分善不善便當遷改要之改不善
即是徙義即是脩德是一串事非判然四項也可知吾儕陶
洗習氣惟改不善為日用最切實工夫人非堯舜安能无過
有過即知知之即改方為善學者確有大過知而未改无如
淺堥一事此非不講于堥學也夫可以為戒矣善乎老友惲
仲升之言曰吾輩檢身之功惟當奉劉先生人譜其講改過

之學可謂極詳舍此又何學之講乎今雖父責其子之過尚不肯認色然不悅安望其改夫尋常父兄之言真講學之最親切者豈惟父兄師友之言推而廣之雖妻兒僕婢之違言吕至薄俗之誹言怨家之誣言與諸横逆无禮之言无之而非講學即无之非遷改地无之非脩德地古好學之君子如是尚爲不然雖日聚時賢講誦无輟究何益乎因畧舉市野細人之最篤實者如某某某皆未嘗有講學之功而孝友敦篤甚有吾輩所不能及者此不可不猛省也同游皆憬然三十一人中年最長者爲朱子凡先生次沈德甫先生邱維正

先生董稺升兄次確次蔡養吾鄭休仲張白方張考夫屠子高錢雲士許大辛徐烱一許欲龢查二雅徐孝先徐敬可許子受許孝先潘復兮蔡伯斐祝鳳師虞瀾菴吳汝典祝求邦鄢子善及予族弟祖懷猶子錫枚子翼其最幼者則德甫之幼子大辛之幼弟二童子云

辭陳季雖序 庚寅

陳子季雖吾友羽君之弟敌邑侯林子埜先生所拔士也季雖故貧士去吾家三十里而遥嘗徒步踽踽過余而問學焉余數辭而未獲也曰敢問子之所㠯欲師予者何㠯哉學文耶則吾不如而伯氏學道耶則吾不如子野先生今子既兄羽君而師子埜矣何爲而復學於予哉季雖曰子埜先生未踰年而奄殁王事矣吾伯氏亦塾於外无所從學其它之赫赫者又非某之所願學也故不憚道里之遠而來見先生先生何拒之深也曰子之所以師子埜者豈徒接其儀容聆其

緒論而已乎抑猶將有進乎是者也夫子野言貌不踰中人
詩文亦其糟粕然吾觀其爲人深靜而有爲慈仁而能斷清
不絶俗明不掩衆公而恕忠而勇予退而學之將終身焉而
未之能盡如是則子埜雖今而亦乎子埜之所以師吾子者
則固未嘗今而亦也豈惟子埜哉推而上之程朱呂前孔孟
呂後之凡爲聖與賢者皆至于今未亦也而何事予之早早
焉者乎苟爲未然則雖使子野至今尚令吾邑日接其儀容
聆其緒論於吾子何有哉季雖憬然曰吾今而後知所以爲
學也雖然非先生吾烏從聞是言此吾之所以欲見先生而

顧受業者也先生又何辭焉曰吾非獨於子而拒之深也自吾之受業山陰先生竊不敢深負先生之教又先生歿國難會亂未嘗一拜宿草深懼不能爲人弟而敢爲人師乎哉故凡以師弟子禮見者皆弗受也非獨於季雖而拒之深也使季雖能聞吾言而加勉焉雖吾勿受季雖焉猶受之矣而又何強予之所不欲爲季雖名和鳴舊字羽聖羽予同音非士君子之所宜稱也敬易之曰季雖而幷述其所以辭於季雖者如此

別劉伯繩世兄序

嗟乎自有天下以來道統之正吾㝵而知者自周以前其在上者五曰堯舜禹湯文在下者二曰孔孟傳子者二曰啓武周傳孫者一曰子思子傳子而又傳孫而未已者一獨文武成康之際而已自周而後則有有宋諸儒以迄我明之陽明子皆㝵與聞乎斯道而或傳其門人或絶而不傳其傳子者蓋少獨我山陰先生之學則不傳其門人而傳其子且必傳其孫无疑也非我先生之不傳其門人而獨傳其子也則其門人不能傳先生之學而其子能傳先生之學也故也去年

之三月確嘗越江而弔先生則伯繩距先生殉國之日已八年矣而猶然行居喪之禮焉蔬食也痛布之衣也寢于外也八年中如一日也問其學則學先生之學也問其學先生之學則由慎獨而終歸之誠意之學也當事者知其賢而訪之則弗見閔其貧而餽之呂金弗受求先生之遺書而梓之固弗予確拜而請之則盡出以示之洋洋十萬餘言已裝潢成帙矣問猶有副乎曰有有草本乎曰有可悉而盡觀乎則皆伯繩之一書再書而猶皇然若不足者也問先生之學日進而未已有昨所書今已棄之者朝所書夕已棄之者子安從

集之則曰夙夜侍先大人竊檢拾而録之而㝵之問先生與
受人書隨問隨答皆手書无留稿焉子安從集之則曰每先
大夫授書則竊發之而録其副以授使者而㝵之无或軼者
乎曰我從事于先大夫之手澤者止二十餘年而二十餘年
之中軼者尚十之三二十餘年之上軼者更十之七吾曰呼
號于故舊之家之有藏我先大夫之遺牘者而莫之應也若
之何其言无或軼也先生之年譜定乎則已述上下二卷凡
萬有餘言所以發明先生之學甚詳則益儼然如見我先生
焉自是而外先生之成書猶不翅數百餘卷或存或削則益

從先生之遺命雍請奉其副以歸而卒業焉而徐謀梓于同
人則弗許越明年春正月雍又仝潡湖吳子吕來則伯繩之
疏食如故也麤布之衣焉如故也寢于外如故也再請其書
讀之則于年譜節其冗者十三於遺書汰其言之複者尋常
酬畣之無關世敎者十二已盡非昔日之元本矣猶吕爲未
也就雍之愚瞽而問焉於年譜有可以益損者乎遺集之闕
誤而未訂者有之乎諄諄焉切切焉若未敢以一日而即安
也雍有疑於先生之學也而問之則其應如響更端而問焉
又如取火于木挹水于地者之百求而未有罄也仲月三日

會同門之士四十餘人於古小學舉先生之春祭祭畢而請
教焉則亦皆能言先生之學而或言之而不詳或詳之而未
會其歸一未有若伯繩之洞源流徹本末者故曰吾門人不
能傳先生之學而其子能傳先生之學也故也自伯繩而上
四世皆單傳而伯繩今有四子此孰非先生之德之所啓其
小者未及見見其伯子子本仲子子志風儀皆酷類先生以
伯繩之所以學於先生者而教其諸子日夕靡間吾知其必
有成也故曰先生之學不傳其門人而傳其子且必傳其孫
无疑也又傳之无窮焉軼有周而過之矣不可也伯繩勉之

哉確向者亦嘗竊聞先生之餘教矣其言學也大抵如孔子之言仁不循一指或言本體或言工夫而要之未始不合期以開示來學發明道要而止伯繩其益虗心以求之集衆思以訂之使吾先生之學炳如日星與千聖而无窮焉其必不同二溪之說良知以說我先生之愼獨而令後之人猶有疑我先生之學者此確所能深信于伯繩而尤不能不厚望我伯繩者也余與吴子之來古小學也以正月之二十五日其辭去也以二月之五日鹿鹿人事茫然未獲窺我先生之學之萬一求諸己而不得則益不能不專求之伯繩故戀戀於

既去也而復遺之以言

送周子和歸山陰序

山陰周子和貧士未㝵志于時嘗游吾里屈首爲童子師一日過碓致其表兄來成夫書碓以是㝵交子和知其非常士也子和亦誤以碓非世俗士而樂交之去年家仲氏請子和援諸孫經諸孫頑梗未若子和之訓終歲辭去來辭于碓依依不忍别泣數行下碓爲之憮然今年八月子和又不遠數百里涉江過訪意甚驩且約每歲當以此月相訪以時當寒暑之中故也嗟乎子和之于碓可謂至矣顧碓之愚劣何以㝵此于子和哉子和言吾氣質偏滯每憤悄時易失其本性

後雖知悔之而過已在前矣顧子一言以已其疾則確亦嘗患斯疾者烏有不能自已其疾而能已人之疾者乎憶往年子和適有同祖兄弟之釁亦質其事于確確告之以无爭子和以先人之遺凫爲言確告之如初而子和亦終㝵不爭之益令兄弟式好如故則子和終以確言爲不妄者故常置胸中耳子和又言每忿悁時即念吾子氣亦自平嗚呼子和之于確可謂至矣顧確之愚劣竟不知何以㝵此于子和也无已則有蕺山先生之人譜在此確所欲從事而未能者凡學人治疾之方悉備于此願與我子和共之子和試服膺此書

將備百行而躋聖人之域胸息閒事耳豈特忿悁之去而已哉子和所居佳山水足資登涉近詰人之居足備師法聖母悌弟天倫之樂无窮焉復何有于確之固陋者而跋涉數百里為乎子和休兵願无復言每歲八月之約也

輯祝子遺書序 己亥 案是篇刊入祝子遺書

吾友祝子開美在蕺山之門最稱好學有庶乎回也之嘆惜其死踰顏子大止三歲耳力學未究而遽以國變天之將喪斯文乎何奪吾開美之速也顏子不死匡圍曰子在何敢死而甲申三月之變先生在籍可未死開美夫忍死歸侍先生乙酉五月之變先生與與字刊本無開美皆在籍未死六月徵書及先生先生死薙髮之令至吾寧開美夫死率顏子從匡之義也開美之學尚實踐以知過改過為功以兢兢无負其本心為要本心者道心也開美所造雖未可云精一執中之學

然呂開美之志與其力假之呂年於精一何有哉而天使至
此故可痛也開美遂于理學而確素不悅理家言故不甚悉
其是非崇禎癸未八月與開美同舟入剡開美自言吾學本
象山陽明而謂程朱之說非是確時不甚爲然開美則頻舉
先生之言爲證確夫不甚爲然蓋呂習聞良知之學之近禪
而程朱之言久爲儒者所宗必有取爾也既從蕺山游先生
開美大時理前說確猶未深省又後十許年而確有大學之
辨於是益參以諸子之說乃徐覺其舛謬雖陽明子之所謂
致良知合之大學殊落落難合然呂之詮大學則不可呂之

救俗學則无不可非惟无不可而已其知行合一之論雖謂
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可也良知非向即吾所謂本心是也致
良知非它即吾所謂兢兢无負其本心是也此吾開美之學
之所爲本之陽明象山也者而非如世儒之所謂致良知者
也學失教衰无人不昧其本心无事不喪其本心而猶譏之
以義理之言去之以性命之旨若可跨孔孟而上之言以近
佛者爲精書以非聖者爲經晦蒙蔽塞積五六百年人安身
不禽而中國安身不夸狄乎於此時而猶欲與學者說本體
說作用說未發已發動靜顯微轉增幻惑惟有亟提其本心

之良使之自證自合庶其將有真學術真人品出于其間不學惟是儒者果有意窮理盡性之學而將究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復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則博是徒博學是偽學而凡所謂問思辨行者夫无之而非偽也閑美生平大節世所傳誦者曰一疏劄先生一再擬疏擊執政焚冠袍惟恐其浼己蓬母結帨惟恐从之不速之數事而已而確之重閑美者（刊本无者字）獨（刊本作又）不在此閑美夫惟兢兢无負其本心以庶幾寡過之學者而非徒爭此區區之節者也故其焚巾衫之辛章曰一朝夢覺吾還吾真

俛仰此注刪

曰惟義不干吾心則安曰庶幾乎俛仰（刊本作頫卬）之无愧而造次之必端者本心之言也歸屬之二章曰書生（全集作諸生）非上書之人名之所在攘臂而先之草莽有无逃之誼害之所在縮首而避之此狗彘所羞為予不再計矣本心之言也夫豈惟一二章之文而已由是而益推之謂祝子遺書无之非本心之言其可也或曰蕺山先生以慎獨為學而吾子序祝子之書只（刊本作單）提本心二字其毋乃廢先生之教（刊本作劇）矣乎曰獨者本心之謂良知是也慎獨者兢兢无負（刊本作失）其本心之謂致良知是也先生嘗祝子初見問學書曰道不遠人只就

日用尋常（刊本此下有之字）閒因吾心之已明者而一一揩諸踐履便是進步曰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迫切處不肎放過即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覓外此更求道乎曰心所安處即是禮所許處曰惟大節目不可不自勉夫只是時時挑動良心自有不容已者此先生之教也夫寧惟初見之言而已繇是而益推之謂先生之言無之非發明本心之教（刊本作學）其大可也倘（刊本作使）學者讀先生閑美之書而興起焉人人无負其本心而又（刊本作益）加之學則是天之未喪斯文而虞廷精一之心庶其復（刊本作將復有）傳于今後也戊戌夏閑美之長（刊本作伯）

子鳳師手輯其先集並所傳述先生之言見示確削其十七爲鳳師刊本此下有之字家藏而梓其十三以問世期以發明心學而止又多乎哉丙戌之夏予一病幾絕懼不復生也亟起爲開美傳畧盡其平生而昝者澉湖吳仲木所述祝子遺事已極詳該故不復道因論其本心之學以遺鳳師兄弟俾知先學之有本益相與反求諸心以孳孳寡過而世其家學焉則刊本此下有今者二字吾鳳師汲汲惟遺書之輯也又豈惟遺書之輯已哉刊本此下有己亥二月花朝同學弟陳確拜書十三字

送謝浮弟北上序

出處一理而士或相非不其陋與余夙呂衰病謝事不復理經生家言二子皆蠢蠢不解文字遂父子力耕涇橋之畔而世之觀聽聲影者謂陳子隱者耳不當復與言用世事此非知陳子者閤作出處論以一之而士或未之察也嗟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吾世而有以斯世斯民為己事者吾拜而禱之況當有異同之見乎哉謝浮弟向嘗從余游今年甫弱冠舉于鄉卜日將上公車予貧無以贈其行則贈之以言答孟嘗屬煖市吾家所寡有君子謂其善市今余贈謝浮

亦必將曰吾家所未有而斯人之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以祝
謝浮夫後謂之善祝科名而至鼎甲仕宦而至卿相則吾家
所已有若夫晉未天者且三四矣以弟之才取彼曾如探囊
是烏足以祝謝浮吾聞古之君子有所謂志不在溫飽者有
自爲秀才即以天下爲己任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爲恥者有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者古今人不大相遠今之人志于榮貴
而榮貴至古之人志于聖賢而聖賢至非今人之與聖賢者
遠而古人之與聖賢者近也由志與不志耳要之所謂聖賢
豈必求之功名富貴之外哉故有志者居一鄉則仁一鄉治

一國則仁一國相天下則仁天下无之而非仁故曰无終食之間違仁吾弟自高曽以來世有隱德故積厚流光子孫富貴累世不絕吕及于弟雖弟材自足以致青雲要其所佑于天之理焉可誣乎故其積彌厚則其流益光今之視昔大猶後之視今吾知其不爽也謝浮勉之哉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大若是光武聞耿弇之言始大謂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謝浮若不迂吾言則如向所述禹稷尹及王范諸賢直儒者分内事耳謝浮不出而圖吾民謝浮誠出而圖吾民則吾嚚嚚猷畒之志不益有餘適哉故吾之所以贈

謝浮者非徒爲謝浮也夫呂自爲也

補遺

同人詩草序 丙戌

予讀荆卿傳至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嗚呼有以也乙酉丙戌之間儒者始共棄帖括之學恣情聲律而諸好事遂往往呼號同志集壇壝而賦詩詩成然後命飲法嚴令具若闈試然竊以為非時所宜辱召每不得往間往亦不能成詩能飲耳飲後或時有成又以非社約見呵余亦未以為耻今年春莫稍得謝一切入山黄山道士韓養元好士招余及諸同人會飲實丙戌三月二十日也諸同人

莪不至黃山前俯大海對越壘凭檻東望抱孤松而盤桓長
吁日暮悲風交林棋殘酒罷如有所不能已者於是各分韻
賦詩是夕共得詩九篇次日又會飲于莪茂堂得詩六篇後
五日莪茂堂論文之暇慨然念許子欲爾得五篇余素非能
詩者而同學查二雅童典瑞爰立姪皆初習詩未悉聲病然
往往情見乎辭蓋猶向者燕市和歌之意也故屬二雅集而
書之後有作者以次編入酒後耳熱隨意抽數篇恣吟覽焉

乾初先生遺集卷十一

海寧陳確著　族元孫敬璋編校

說

蔡養吾二子名字說 辛卯

養吾道人與乾初道人老相昻也一日同過黄山酒酣而養吾道人謂之曰吾有二子長名沖次名洞其名沖者扗成童之年矣禮父之友字之子又何辭焉陳子曰何謂也養吾道人曰說文沖和也又虚也詩有泂酌昭忠信也二子不幸生衰亂吾敎之以謙和而忠信庶其可免於今之世乎陳子曰

唯唯否否養吾道人曰子豈不足於吾言乎陳子曰吾非不足於子之言也齊威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又洞酌遠酌也意者蔡子外以謙和忠信教其子而内夫陰以高且遠者期之耶養吾道人笑而不畣也夫陟遐者自邇登高者自卑吾又安知謙和忠信之非即所以為高遠者乎甚矣養吾之善名其子也故字沖曰伯蜚洞曰仲邇養吾道人曰善童子懵於理言孰卑孰邇孰高孰遠請言其狀使童子㝵從事焉陳子曰君子之道務本而已矣本立而末從之何近何遠何卑何高是故滯於卑邇不可以為高遠者非吾之所為

卑邇也子夏氏之儒也騖於高遠不自安於卑邇者非吾之所為高遠也子張氏之儒也夫身心至近也而基乎治戒懼至卑也而臻位育故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君子脩其身于一室而四海之外應之學者誠神而明之又何卑高遠邇之足云乎養吾道人咸然不悅曰吾為儒半世懼貧不能卒業將卒二子耕于佛墩之陰終為農夫以沒世而子何言之今也陳子曰士力學農力耕二者皆本務也而高遠莫過焉子又何病乎答者舜耕於歷山尹耕于莘野諸葛耕于南陽而當世卒賴之樊遲請學稼而夫子非之何耶盖子之所非者以

學爲祿者也當世之所賴者以祿爲學者也以學爲祿者雖身都卿相而算入稱獲吾必以小人之名歸之以祿爲學者雖終身南畝而尊德樂誼吾必以大人之名歸之子苟能以祿爲學雖以老農終乎吾將負耒而從之矣養吾道人曰善古之耕漁牧販无非學也童子其識之其无忘陳子之言

補遺

試訟說 辛卯

士生乎今之世或不得已而出試於有司吾无惡焉耳惟試而求必售斯有不忍言者矣又或不得已而見訟於人吾猶无責焉耳惟訟而求必勝愈有不忍言者矣不試已耳試故不可茍也文吾盡心焉售不售則命也无喜戚焉可也无訟善矣訟故不可茍也學室而惕中吾庶幾焉幸而勝吾淑戚也不幸而不勝非吾辠也雖甚而囹圄焉梏桎梏焉古之聖與賢有不免者夫何憾克是二者士又焉往而不可與乎道矣乎

[補遺]壽母說 遺屠子闇伯 壬辰

古之壽母多矣有其母之賢足自壽者有以子之賢而壽其母者二者之壽皆以千百世計而屏序戕詩之壽不與焉故屏序戕詩之壽此俗母之所榮而有道之母之所大醜也確不幸蚤喪父而幸有母八十六矣子姓兄弟稱壺觴而進則色然喜頌其德美而颺言之則艴然怒曰老媪不受訣確又安敢以吾母之所怒怒屠母乎且吾習聞眉老仲謀氷脩麗京仲木封婁欲爾諸子皆有母而賢傳不云乎身將隱矣焉用文之能如是乎與子偕隱非今日闇伯麗京諸賢之子母

之謂乎而又何文辭之足榮請自今與諸子約凡遇母壽皆不鼻徵同志詩文自屠闇伯始或曰子之所醜者謂不賢而賢之无其實者也富厚之所招逐趨而至者也今以屠母之賢而闇伯之貧既无二者之嫌而海内文章之士稔母之貞勤慈惠而竊欲表章之者不求而自至不謀而同聲顧不可與陳子曰然余向者嘗受屠母節孝録讀之作而嘆曰嘻乎异哉屠之世德遠矣不獨其母賢其父某公固肫肫篤行君子也無論其它即以某孺人之未葬而抗志三十年不娶今之君子有是乎雖其諸父亦皆賢窮困流離以相全活難矣

况闇伯子母虔虔四十年之守乎今年春吴子仲木過余示新文五篇中有屠母壽序余讀之又作而嘆曰快哉子文所以壽屠母者非世俗之所以壽屠母者也雖後有作者庶无以加于吴子之文而即以吴子之文之工庶又何以加於屠母之賢則繼此者不可以已乎且吾始謂母之賢足自壽者以屠母之節之孝則既可以不愧矣謂以子之賢而壽母者則屠子勉之又豈人言之所能與哉

自盜說　遺許大辛

丙申之秋盜風彌熾吾友張考夫于歸蘆溪而被盜許大辛子客毘陵而家夫被盜並在數日之内若是乎吾黨之士之阨也而大辛方當遣嫁之時奩貲盡失变禍尤慘陳子于張子則望而弔之于許子則往弔之而大不吾遇也客毘陵故於是陳子慨然曰嗟乎奈何哉許子之窮也友朋之㤝誼當有以周之而陳子且貧不能自周則周之以言曰甚矣盜患之靡時已也有人盜又有自盜人盜有窮自盜无窮然人盜不可治而自盜可治許子能以人盜之故轉治自盜則今日許子

之受謚非不幸也許子自此必能自立而大有爲于當世矣使許子而汎然自同流俗人則已許子而誠欲守道固窮以必行其志則斷非嚴治自謚不可何者自謚不治則日困日困則終不能无求于人即許子决不肎求人而甘窮困以死而吕賢人君子不肯之身將當德俟時以爲吾所欲爲而奄然日就窮困以死固有志之士之所不忍言矣而況或終未能无求于人求人則有𢀛失有𢀛失則生怨尤而君子素位自𢀛之學於是乎大墮故使許子而泛然自同于流俗則已許子而誠欲守道固窮以必行其志則斷非嚴治自謚不可

向人則吾不敢望以許子之聰明強毅行吾言當如御六轡
于康衢且日有奔軼絶塵之樂而時士不察謂許子常崛強
不用人言陳子雖言之詳復何益嗚呼此其所以失許子也
一節之士固可以常情測而賢豪特達者如雲龍出沒頃刻
變化彼下士烏足以知之許子之不用人言此其所以必用
陳子之言也舍許子无自盗者乎曰人人有之陳子无之乎
曰有之有之則何以獨責許子曰陳子之不治自盗有說矣
吾老不復能與争頗用文法羈縻之不治之治僅爲不失下
策辟之官家之於盗當勦則勦當撫則撫一視盗勢之大小

强弱以為進退陳子之不治撫之之説也許子之必治勦之之説也又何可以陳子之不治而例許子之必治乎問治自盜之策若何曰有周官之法

自盜招詞 附

魯人有善自盜者衛客覺而語之弗悟已而盜且盡主人職其故怒而曰豈向者衛客之說乎大怒而攝治之曰久矣吾之養盜也吾始不覺乃今知之子毋我隱悉以狀聞自盜不服而抵之以詞曰吾忠信廉潔與子同德苟非其義一毫莫取誠不忍盜人而何忍子盜子毋信客之讒而枉良善主人益怒言色加厲曰子之黠迺至此乎吾有盈箱之積不偷而盡連雲之構不火而墟良田廣池雖有力者不能負之而走而子駈而之它若駈羊豕朝于辛而暮于肆也子於我大毒

矣猶不自伏而誑我為子窩何主夥何部誘何綫械何器贓何匿具告以情吾且善遣汝弗復汝若不斂將致刑毒盜泣而進謝曰誠皆有之有子之心以為我窩主有子之肝膽腸以為我內部耳目口手以為我外部子好尚多端意旨莫測綫引萬緒未知紀極朝東暮西倏忽變易我疲奔命日不暇給械杖煌煌列子丈房墨書數行朱印一方靡堅不破利不可當贓入我手盡追給主日夕之需皆吾是取雖有分者僕婢子女我實徒勞為子羅府主人惝然若失默然良久曰噫乎傷哉雖我恭子子實善盜三尺昭然我不能復貸子按

律竊盜贓滿貫杖刺百貫流三犯絞予无日不犯贓千貫以
上罪宜有加但律无自盜條姑依親戚相盜例減等免杖流
三千里自自盜之去主人日富再致千金後自盜遇赦歸闈
主人己富賂左右欲復進主人以前招甚明誓不復用遂刻
其詞以貽子孫杜後倖進之端也

老實說 戊戌

張尹來過問諸子之學確曰病只在不老實（范本作病未老是得）吾近亦无別功（范本作確近日无他工夫）惟學老實然吾學老實愈覺不老實此所以知諸子之亦未老實也因誦十室之章慨焉嘆曰吾欲為下轉語千載而下必有好學如孔子者焉不如孔子之忠信也古之學者求以大吾之忠信今之學者惟以離吾之忠信古今學術之不同在此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故古之教者皆以忠信為教其學者皆以忠信為學文行孝弟皆歸忠信方是聖學今之无文无行不

孝不弟者无論矣其有文行而孝且弟者以語忠信均有所不敢知苟忠信非將所謂孝弟亦非矣吾所謂不忠信非全是虛僞心不實固非忠信心實而理不實亦非忠信夫心與理亦豈有二哉理不實即是心不實即是虛僞也孔子嘗游夏與二孟元本作兩孟氏之問孝皆是忠信意細思之自見亦不惟言孝凡二十章亦无非是此意也故曾子深信𠫤過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即忠之用也孔門自顔閔而下惟曾子𠫤忠信之學至子思而孟子而忠信之學益大孟子而後忠信之學日衰二氏𢘽爲夸誕全與忠信相反宋儒之學出入

二氏病大只在今也觀通書正蒙西銘皇極經世等書可見矣象山陽明孜孜反求庶幾近實猶皆惑於大學之今文習心之蔽賢者不免況其它乎孔子之嘆非嘆好學者之少元本少字俱作寡也正嘆真忠信者之少也吾之嘆非嘆忠信者之少也正嘆真好學者之少也故好學則忠者益忠信者益信不學則忠者失其爲忠信者失其爲信是所貴于學耳今之學者不然深可痛也

私說

或復於陳確子曰子嘗敎我治私矣无私實難敢問君子夫有私乎確曰有私有私何以為君子曰有私所以為君子惟君子而後能有私彼小人者惡能有私乎哉夫君子之于人无不敬也然敬其兄與敬鄉人必有間矣君子之于人无弗愛也然愛其兄之子與鄰之赤子夫必有間矣如是則雖曰愛己之子又愈于兄之子寔為不可故君子之愛天下也必不如其愛國也愛國必不如其愛家與身也可知也惟君子知愛其身也惟君子知愛其身而愛之无不至也曰焉有吾

之身而不能齊家者乎不能治國者乎不能平天下者乎君子欲以齊治平之道私諸其身而必不能以不德之身而齊之治之平之也則雖欲不正心以脩身得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非忌私之言深于私之言也且子獨不見夫愚夫愚婦之私其子者乎食必欲其飽也衣必欲其煖也出與鄰兒鬬則必助其子以鬬鄰兒聞人譽其子則嚻然喜毀其子則艴然怒可不謂之能私其子者乎然飽之而傷脾矣煖之而傷肺矣助之鬬則長其傲喜譽而惡毀則養其惡矣傷脾傷肺而疾痛時有長傲養惡而不肖以

終其身又可謂之能私其子者乎彼賢父母之能私其子者則不然見其食也常奪之衣也常脫之出與隣兒鬬則反右隣兒而責其子聞人譽其子必不敢謂已然其毀之也又必不敢謂不然可謂之能私其子者乎然飽煖不過則鮮疾患責其子不自賢其子則有所懲叛而日進于德又可不謂之能私其子者乎然則孝子之所以私其父忠臣之所以私其君賢友之所以私其友悌弟之所以私其兄貞夫之所以私其婦夫必有道矣彼小人之所謂私其身者非能愛其身者也所謂私其君父朋友者非能愛其君父朋友者也所謂私

其兄弟妻子者非能愛其兄弟妻子者也賊害之而已矣擠之於穽焉而已矣而豈若君子之能私乎是故君子之心私而眞小人之心私而假君子之心私而篤小人之心私而浮彼古之所謂仁聖賢人者皆從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極者也而可曰君子必无私乎哉桀紂之以天下予人公之至也舜武之尊富享保而无弗備也私之至也如是則雖曰君子有私而小人无私夫可閩者躍而起曰吾聞吾子之言方求私之不暇而暇私之去乎陳子曰然知所以求之斯知所以治之矣

恕說 書示鍾杓攜

康熙丙午八月山桂屢發以訪客而實未也時陳子病顫五年矣足不能踰戶限手不能執匕箸積然廢甚復不自恕扶而入山候十餘日花尚未開山中友人復不予恕也謂老人不容无事往山爭蕩墨濡豪而納顫手使畫大字日作數十紙筆勢攲曲不復成字而山中人皆恕其老不以爲怪也鍾子杓攜乃以恕名齋𡚁屬余書且質之曰吾守一恕字雖鯀此可進於聖賢否虖曰可孔子云違道不遠孟子云求仁莫近皆是物也奚爲而不可哉恕物矣可恕己乎曰可惟君子

能恕己蕺山先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己是恕己也欲善而惡惡人之性也以其所惡奪其所欲可謂之恕乎不能恕己能恕物乎无為其所不為无欲其所不欲斯可謂能恕己矣故惟知恕己然後能不恕己能不恕己然後能不恕物不恕物可乎曰可惟君子能不恕物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故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人不能者賊人者也吾願鍾子毋恕於朋友則麗澤淡斯風師兄弟之所禱而求也願鍾子毋恕於子弟則教學長斯風師之子之所禱而求也更願鍾子毋恕於衰老俾昏眊復有所開斯又蹇確之所禱而求者

也推斯以往其為鍾子之所不忍恕者固已多矣昔伊尹欲堯舜君民而銳然以知覺自任也有一夫不被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其不恕己甚矣其不恕物抑甚矣是故知恕己之恕也者然後知恕物之恕知不恕己之恕也者然後知无不恕物之恕神明於恕之理者欲不謂之聖賢不可得矣雖然此確之偏辭也敢以質之躬聖賢之學者鍾子勿以確之衷瞶而恕其言之有所漏也必有以復我

僕說

示兩兒 丙申 案此篇刋入張楊園先生見聞錄

家僕謂之義男即有父子之義於父僕即有兄弟之義矣於義女義男婿夫然君子當一體萬物而況家人乎男耕女織自其職分而衣食之計在我固宜有以周之此勸忠之本也僕婢有過切勿遽加呵怒從容詳審灼知其失夫且好言理諭讀書知禮之士尚多過舉而況无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須弟禀之兄子禀之父一聽尊長施為不得擅自鞭朴无論待父僕禮當如是即己僕過犯宜責而父兄在前夫无高聲詈罵之理夫先自處于无禮而欲責人之有

禮乎農桑本務誠不可曠然日用之間須常調定其課俾時有羸暇牛馬弗盡其力而況人乎羣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餱侍食于外每有稽悞隨譴必須悉歸毋俾久候或寒夜守飢縱飲不恤深乖長人之道推此以待人僕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此輩驅馳道路衝冒寒暑饑疲可念況敬主及使焉可忘之尤不可褻使女婢以禮别嫌須遠滛僻不大善乎人各有偶今日吾婢異日人妻義女即女何忍亂之一念不閑百善莫贖胡可不慎每恨金亮之惡禽獸不若未嘗不痛心切齒至於己之身而復不能自制貧士

且然又何恠醜虜之性責為人君者哉念此真可驚怖吾所以深言至此者以世人理義不明而習俗久蔽儘有極異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為平常即尤有極平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視為異常者近有族父嘗與其僕坐飲宗人竊非（刊本此下有議字）之余謂君自蔽於習俗耳主僕奚為不可同坐哉況老僕乎不敢坐者敬上之義命之坐者體下之仁推主僕之分至君臣而止耳朝无坐論之臣儒者便訾其失禮況（刊本況作何）士庶之家而當妄自尊大乎推此類深求之家庭日用之間凡可以違俗而從道者宜无所不用其心矣

聾說

吾耳中嘗颼颼聞若風雨聲大風雨聲及夫風雨時作則吾不知也又嘗聞若擊鼓聲雷轂當其雷與鼓則曾不聞雷與鼓是故以无風雨為有風雨有風雨為无風雨以非擊鼓為擊鼓擊鼓為非擊鼓以不雷為雷雷為不雷雖三尺童子未有不嗤其惑者也而吾曾夸然不以為意嗟乎是聾于耳者且然况聾于心者哉聾于耳猶有治聾之道人以手為口吾以目為耳心誠求之將或得十五焉若夫心身之主也主聾夫妄往而不聾外蔽於俗內蔽於欲昏昏墨墨曾至死而不

覺治之之道尚其遜心於問學而學不知道俗學迷心雖破萬卷聵將益深是故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以私爲公以公爲私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以法古爲戾時以倍道爲能權以苛細爲察以闒茸爲寬以忿爭爲剛正以謟僞爲恭謙以忘身爲慷慨以遺物爲自全以鄙惡爲忠謀以怙不肖爲包含以大愚爲智以妄取爲廉以俗爲禮以詭爲圓雖百其口曾不可與之言也蓋彼之所謂是非可否者皆吾耳中之風雨雷鼓也雖與辨諸曷𢎞而辨諸故與心聾者辨理猶與耳聵者辨聲

揣摩說

蘇季子揣摩二字可謂極妙天下事孰能逃有心者之揣摩乎哉書摩鍾王則鍾王矣詩摩李杜則李杜矣文摩韓柳則韓柳矣學者之心无微不入顧所揣摩爲何如耳雖農工商賈莫不皆然而豈獨縱横家之所絶乎故夫貨殖者之揣摩物情鄉原之揣摩世情鄙夫患失者之揣摩朝情莫不神明默成不言而喻使移此心于道雖坐而至於聖人可矣昔者堯舜揣摩道心而道心精禹湯文武揣摩民心而民心昜孔孟揣摩學心而學心至要之此三心者一心也易地則皆然

民心至三代而少异矣學心至春秋戰國而少异矣故不𡖖不深求之要皆道心之分也豈有异哉自是而後治日益下學日益龎於是申商老佛之徒始𡖖乘閒而鼓其說學者不察遂欲兼收竝取以立大中至正之極固已愚矣夫耳爽秋而心鴻鵠雖一技之士莫能成名況聖學乎秦惟一心富貴故卒𡖖富貴使既心乎富貴而又心乎道德必不𡖖富貴矣孔孟之徒不宜知反出儀秦輩下漢唐而後不乏名賢大柢不免襍耳至於有宋學者庶幾近古而程朱又立爲大學之教一旦出戴記而尊之論孟之上於是知行遂分而五百年

來學士大夫復相與揣摩格致之說終日捕風捉影尚口黜躬浮文失實是何異㪚晉之清言𤸃禪之空悟乎陽明子雖欲合知行然諄諄言致良知猶未離格致之說傳之後學益復荒唐非揣摩之不工其所以揣摩者失其道也學者由論孟以揣摩孔孟之道由易詩書以揣摩伏羲以來聖帝明王之道固若合符節而大學之說何為乎來哉支離虛誕誣道已甚後儒又類取六經子史之言之近於八條者輯之為大學衍義益為割裂㕘人有云六籍之敎可文奸言不其然哉聖人言學絕不鋪張一字鋪張一字去道千里觀之論孟既

可睹矣故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言身而家國天下在其中言治平而脩齊在其中故其道要約而易操大學乎乎鋪張語語分裂學者騖於其大監于其博而過奉之失足悲矣夫君子之學固不容以自小也亦不容以自大也惟其當而已矣苟當於理雖小大也其未當雖大小也舍是言學徒欺人耳後儒惟无切實求道之心故樂虛而惡實務大而不根是以語理解則瑩然有餘元本注云亦未必致躬行則歉乎未足恢其量若可以包神聖求諸心或未慊元本此下有乎字孩提豈非耳哉秋而心鴻鵠之歎歟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則不

然專心致志不顧其向夢寐惟是食飲惟是合知行內外動靜體用顯微未發已發而无不於是苟違于是雖有美名弗之趨也苟當於是雖有惡名勿之避也揣摩如是富貴利達不之彼將安之乎而學者之揣摩孔孟獨异是焉故終其身不知道

不信醫說

確生平不輕服藥嘗謹守大病餓小病素六字此陳子醫訣也以此雖无速效夬鮮悔悞往年腹下生一小疽以外病故稍服藥本陽毒而陰治之既平復潰更變傷寒遂斷食絕藥而兩病皆愈然夬少費旬日矣因著藥食誤一篇稍稍出示友朋故友朋聞多有陳子不信醫之說夫醫之理則信有之獨无如醫之先未能自信何耳豈陳子之獨不信醫哉雖然使世果有未自信之醫即陳子夬信之矣今夫以人命之至重病之至不一經絡脈理之變陰陽寒熱表裏虛實之不齊

有宜專治者有宜兼治者有宜旁治與借治者有治之以不治者又有證異治同證同治異者是至不可執也斯其標本先後緩急之施非神明默成烏能與於此乎雖使洞見五臟之盧扁倉公切脉定方百不失一而或當其急遽茍且之時恐尚未能无小誤也況以下學而主張人病䅣然自信百不一疑豈非天下大可怖事耶故曰世有能不自信之醫則陳子大信之矣吾友陸子麗京稍能不自信者故陳子深信之往同雁之武原看吳仲木病陸子大疑之而繼陸子主張仲木之病者則自信之甚而仲木卒死自信者之手雖然以仲

朩之病彼雖不自信猶疢耳顧獨多此自信耳答韓阜甫嘗誇余某某疢吾生之余謂阜甫生疢人非難而不疢生人爲難阜甫韙余言蠱大日進令更爲轉一語曰求陳子之信蠱非難求蠱之眞自信難雲間李見石以蠱隱於龍山名竝陸子謂張尹來陳子不信蠱者也故書此解之雖然陳子之信李子則固不惟以蠱也

藥食鑑

吾向持不服藥戒謂大病不食小病素食或但食糜粥以俟病之自退輕投藥劑罕不誤者既以此自戒又時以戒所知屢矣而謂惟腫毒或可藥以證在外當可隨證治之此妄根之先中者一也今年十月初五六間吾腹下起一小瘡纔如粟子然微覺腫痛至初七八漸劇誤服艸汁一盞又圍以白芙蓉葉兩日而盡平然體日夜熱不能起坐語兾兒爲我棟活命飲方贖服之兒艸草未能供命而體熱稍痛轉甚土醫章姓者治諸毒頗有成效急呼之來看云易易耳明日即起

步矣吾訝其言何誇也先用蟾酥丸五粒云服此即不痛而痛彌甚繼用煎劑二服云一服即出少毒脫然平矣再服而毒不出體熱復不止又謂翼兒令可為我揀活命飲未兒揀方急往却店購之曰藥至矣吾謂今晚轉側更苦不可忍活命飲其如予何不意一服遂安臥竟夕不覺痛而毒熱隆起矣時為十二晚明日十三晚又一服而毒出覺氣漸舒然體猶熱十四日硤僧至外科顧家也謂无患十日即起矣予猶遲之謂毒已出何至彼耶用藥四劑即古方托裏削毒散也云宜加後一時未可畀書閭族父近思回書云須多用後凡

毒不妨過于補托予信之蓋以近思叔母頻年患疽與諸醫研究甚悉而叔又喜博覽方書論多驗故不復疑其言此妄根之繼中者二也遂連用復託之藥四五劑凡兩日而熱退五日而毒盡出又三四日而肉滿且平此十月廿三四間候也謂宜即斂而連日不斂凡用托削之藥已不下一二十劑予固已疑之謂翼兒爲我揀瘍科諸方論必有與我證合者近所服藥殊不效兒又忙忙未能詳揀也至十一月初三四瘡口復沿潰痛愈劇轉側愈艱固謂兒揀瘍科兒揀讀至背疽條下云肉赤不斂血熱也宜用四物湯加連翹山梔子遂曰

斯宜尋之无何此時已有停滯體發寒熱矣近思叔云是虛
熱子大无吕辭之而心弗謂然也間日又發寒熱鄙夫則云
是瘡諸子或云内有餘毒故發熱論殊未定余曰熱者食也
毒久不歛且腫潰者藥誤也兩病自不相涉往悔已无可追
今當以勿藥愈之越日而熱不退越兩日而外熱退内熱不
退全類傷寒絶粒十日而内熱始退瘡潰大解竟能起坐矣
食粥五日而始飯食素五日而始肉率不服藥而兩疾俱愈
所以知藥誤者蓋凡毒宜補吾毒全是火證自不宜補也所
以知火證者歷驗之往證日痛夜反減一也肉深赤色後變

紫二也瘡口熱氣甚盛如飯鍋初開三也大便乾結一月每五日一解四也向不夢泄毒盛時連泄四五夜傷寒時又連泄兩夜而體不加倦瘡口仍熱腫不寒陷五也毒在臍下四寸偏左五分硤僧云是腎經張石渠云是肝經按之經論皆未合當是一无名腫毒耳非絕難治者徒以初起時既誤服涼藥過藥以深其毒後又多服温補不知變通以致火燄益張沿潰不已又予飲食素清而病中諸親知每勸以少加滋味予亦自以出毒之後畧進肉食非事之甚悖者家人姑息饋食稍勤予不能力却又久卧食難化竟以停隔遂變傷寒

以此知信巫信醫愚智正不相上下或害益過之而吾輩生平凡言語飲食惟患其多不患其少而於病中彌甚諸勸請醫勸加餐者皆非真相愛之言也停隔之後罷藥絕食旬日而肌肉全消臞然骨立矣然大毒去以此益解瘡口遂斂顛趾出否利害之相制抑又未可盡以人謀勝也方十月二十日後來韞斯兄自語溪至見余病甚委頓曰藥乎曰藥藥則何以尚未能起兄向持不藥戒今如何予笑而謝之心以其言為未當理今始悟而悔之外病且然況內病乎

附記

兩蹊先生病人勸之醫弗應牓于壁曰病不能死生醫不能生死時以爲至言

祝玄嶽先生年八十外罕疾患患疾亦未嘗藥疾毋自愈人問先生有內養乎何以毋不藥而愈也先生謝無之但病即不食病已始食此吾一生治病法也

去氣說

友言徑山龍井茶亦无甚味松蘿香味自佳論者何友芳之確曰惟香味佳故芳之答錫山有一紳老善作酒忽一日于甕邊大呼曰吾酒敗矣人問酸耶曰否然則甜耳曰否太苦耳曰否三者皆无之何故言敗耶曰但滿口是酒氣也善哉言酒故酒之至者无酒氣者也茶之至者无茶氣者也此龍井松蘿之所以上下也非惟茶酒爲然也今之時文詩古文其工者吾未嘗不欲謳也非惟詩文爲然也其所爲名士所爲善知識人必皆望而知之矣有氣故也況學道者設妄昇

爾耶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何如曰所惡于氣者為其
有習氣也惟善養氣則无之故孟子曰難言口且不可𢔁而
言况目可𢔁而見之乎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
所不見乎又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

古農說

吳俗澆偽胥爲禽獸惟農人勤樸未失古風而勞苦十倍於古人之所以异于禽獸者農焉而已矣古之爲農者官賦之今之爲農者私賦之官賦十二民怨其暴私賦十五民樂其寬晝夜力作以畀完田主之租爲快者比屋然也豈非所謂篤于仁義者乎且吾謂私賦十五猶約言之耳吾鄉中田遇極豐之年畝穫率不過二石田主取石焉故曰十五而去斛頭腳米斛手米之類名十五而實十六矣加以屋基場圃之虧賠船夫僕役之盤食不翅十七八而農莫敢怨何其愿哉

若夫瘠田儉歲畝收不及數斗而田主必欲取盈是五而賦十也況可望十五乎故雖至鬻妻賣子而弗遑顧也故曰勞若十倍於古是故三代以還頻遇大亂有生之倫胥爲禽獸而人類猶未盡滅絕者農之所留也此天所特鍾之元氣也故虐民者必亡愛民者必王雖曰君德亦天道然也